

——买入卖出，
——高抛低吸，
——深套的痛苦，
——割肉的无奈，
——痛彻心扉的失误，
——连续涨停的狂喜……
——消息，
——流言，
——暴涨，
——狂跌……

个中滋味，如煎如熬，
这其中，有我也有你。

俞天白 著

炒股手

散户的
悲喜人生

记

上海遠東出版社

俞天白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炒股手记:散户的悲喜人生/俞天白著. —上海:上海
远东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706-485-5

I. 炒… II. 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8821 号

策 划: 刘冬冠 刘丽娟
责任编辑: 刘丽娟 刘冬冠
装帧设计: 张晶灵
版式设计: 李如琬

炒股手记 散户的悲喜人生

著者: 俞天白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960 1/16

字数: 294 千字

印张: 15 插页 1

印数: 1—10 100

ISBN 978-7-80706-485-5/I · 161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55

目 录

开卷	1
----------	---

上 卷

一、要走远路,就要选择好骑的马	5
二、好鱼游于海底	8
三、一只股票有一只股票的性格,摸透了才能驾驭它	15
四、事情往往是这样:买什么股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时候买进	20
五、股市里的事,说你是,不是也得是;说你不是,是也不是	23
六、真正的“好鱼”是入市者自身	29
七、股市没有昨天	39
八、消息是财神,但有时候也会是骗子	45
九、退一步是为了进三步,怕割肉的人就没有资格进股市	52
十、做多可以赚,做空也可以赚,惟有贪心不足者除外	56
十一、买进需要具备一百只眼睛,卖出只要一只眼睛就够了	62
十二、什么风险都不难预测,惟有人对自身最难预测	67
十三、要想做股市的成功者,就不要怕做向市场投降的“叛徒”	71
十四、潮有涨必有落,浪有伏必有起,应该逢高出货,趁跌建仓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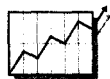
目

录

十五、当市面上对哪只股票一片叫好的时候,就是对这只股票赶紧	
出货的时候	87
十六、股市没有真朋友	93

下 卷

一、股市低迷时也有上涨的,火爆时也有下跌的,就在于你拿哪只眼睛看	101
二、没有一个好心态,股海就是无边的苦海	107
三、买进不看跌,卖出不看涨	112
四、牛市不割肉,弱市不怕跌	119
五、股市被称为股海,不仅因为其深难测,还因为它拒绝一切单一与重复	128
六、进入股市,下者输钱,中者赢钱,上者赚取自我	133
七、“盈不可久”,狂热始终是风险的温床	142
八、世事如烟,股市也如烟,如果没有在虚虚实实中周旋的本事,	
就很难站住脚跟	148
九、上帝不那么简单,可也不是狠毒的	155
十、人生如股市,随处都埋伏着陷阱,随处也都蕴藏着机遇	161
十一、没有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的心理素质,千万别进股市	168
十二、年年岁岁股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175
十三、火爆的行情,往往产生于最难挨的冰点	183
十四、“将欲予之,必先固之”,要获得更多,就要准备付出代价	189
十五、股票多于白痴,还是白痴多于股票,这是问题的关键	196
十六、炒股炒的是人类的好品德:冷静、理性、耐心和坚韧	204
十七、“顺势而为,无为无不为”,处世之道也是股市取胜之法	212
十八、输赢本是寻常事,悟透人生胜万金	222
十九、游在海底的不一定是好鱼,好鱼却永远向往着海底	228



2

炒股手记
——
散户的悲喜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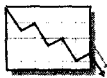
出于某种职业习惯,看到那些纸头纸脑,哪怕破烂污浊如旧抹布,只要上面有文字并能辨析,总要拿起来看看,好像是一份可供我换升斗之米的材料。但十次当中有十次是白费了劲的。惟独这一回,却使我在偶然间抓到了一匹黑马。

自然,那时候的这匹黑马,只是一摞烂纸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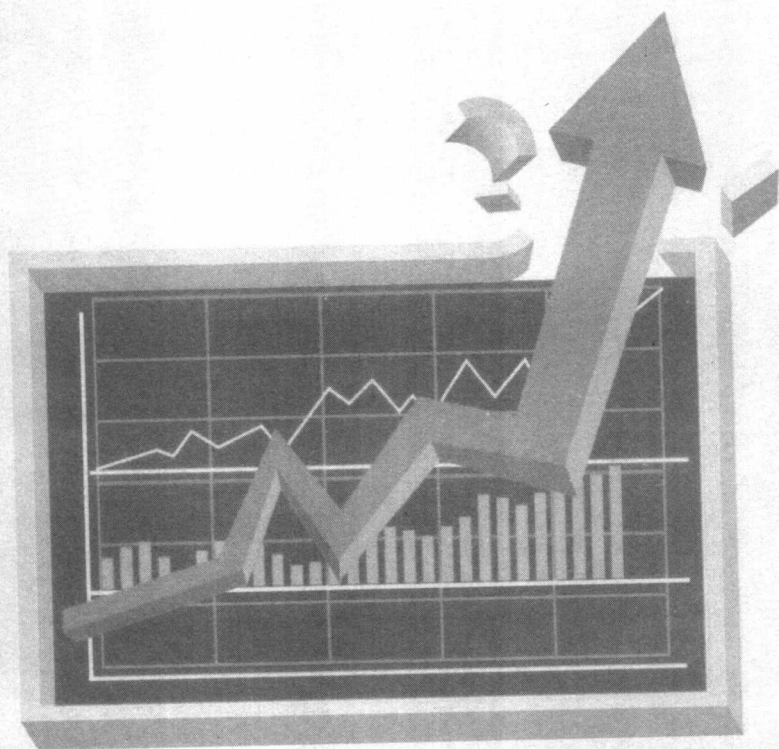
那天,我拎了一大捆旧报纸,送到楼下去卖给收破烂的。收破烂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他在用秤称报纸的时候,我的双眼却被板车上的一大沓废纸吸引了。那都是旧账本、中学生练习簿之类,乱糟糟的,却似乎有一些值得一看的文字。都是用圆珠笔书写的,蓝的,黑的,紫的,分明是随时命笔的涂鸦。我信手抓起其中一本来翻阅。硬笔书法很漂亮,像是些对技术名词或人生格言的诠释,又像是某些事件的记录,有儿女私情中的悲欢离合,也有商场官场上的纵横捭阖,注满了人生的甜酸苦辣,也蕴含着沧海沉浮的警世哲理。我马上着迷了,直到小伙子连喊两声“五斤半”才猛醒过来,忙说,这东西给我吧,我这五斤半就送给你了。生怕小伙子会敲我竹杠似的,我转身就回到了屋里。

我一开始整理,就发现这是一份稀世珍宝。除了初翻阅时给我的那些迷人的印象外,其中涉及到的一些人和事,竟这样无法自制地使我想去追踪了解。于是,这份记录,加上我的追踪,就成了下面这些文字。为了保护记录者,为了少招一点麻烦,我将真实姓名、包括公司和股票名称都改去了,除了加了一个书名和副题、统一使用第三人称之外,并将叙述方式、顺序和角度都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竟像一部小说的样子了,但这也无关大局。能让读者获得与我同样的情感享受与人生启悟,并对他们在证券市场的炒买炒卖中起到点拨引导作用,这对原作者和我,也就满足了。

戊寅初秋,作者记于老牛斋。



上卷



一、要走远路,就要选择好骑的马

交易大厅里的椅子早就坐满了,曾经海只好站在座位旁边,睁大了眼,注视着液晶屏上的“洪兴股份”。它的价位,不断地往下跌,从十一元五角,跌到十元三角七分了!每跌一分都像刀子在他心上割了一下。他涨红了脸,紧闭着嘴,竭力装出山崩于前不动色的样子。左侧的那位“眼镜”高兴地在叫“啊,又涨了一角”;右侧那位情绪外露、化妆过浓的女士,分明跟他一样在遭受煎熬,不时发出一声惊叹:“还在跌,还在跌!怎么办呢?……”每叫一声,就将脑袋转动一次,看看左右是不是有人帮她分担这份焦虑。看得最多的,自然是挨得最近的曾经海。她烦躁不安的目光,和她身上那一股淡幽幽的茉莉花型的香味不相称。

曾经海始终不吭声。初涉股市,他说不上子丑寅卯;再说,他也不肖和这些为了赚一天的油盐酱醋费泡到这里来的“小股民”讨论。他到这里来,是有博士给他壮胆的——道道地地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洪兴股份”就是博士帮他选的第一只股票。可不知是什么原因,一买进就连续下跌,每跌几角,他就打电话问一次博士,博士总是对他说沉住气,要他再补进!还是跌,再问,博士还是那句话:再补!连着问了三次,先后三次补进了和第一次买进的同样数量的股票,积起来已经有九千多股,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押进了。可是“洪兴股份”还在跌,从十二元三角,跌到十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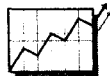
初秋的天气有些凉,曾经海却急得全身冒汗。要不要再去问问博士?要是他还要我继续补进呢?……他怕问了,强制自己沉住气。可不行,真的跌进十元了!他诅咒:这算什么博士,算什么“好骑的马”啊?臭棋,最臭最臭的臭棋!他想到了“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格言。像出于求生的本能,也望能够有人同声一哭一



5

上

卷



6

炒股手记
——
散户的悲喜人生

样,他不觉向身旁那一团茉莉花型的香气挨过去,接口说:“真吓人,不知跌到什么时候!”

茉莉香型问:“你买了什么股票?”

“‘洪兴股份’……”

他的话音没有落,便给身旁一声呼叫打断了:“你在这里做什么啦?啊?”

他猛回头,一阵珠光闪烁。原来都茗来了。

从买进股票那一刻起,都茗比他还要关心涨跌,她虽不能像他这样有时间上证券公司,却将微型收音机的耳机悄悄插进耳朵,偷听即时行情。与其说她是关心自己家庭的命运,不如说是对他行动的控制。连着下跌,叫她沉不住气了,就从公司里溜了出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汗水把她的前刘海儿都沾到额上了。

她的到来,曾经海虽觉意外,但正好是发泄不满的对象,就说:“我在这里能够做什么呢?你看看,都是你那位博士出的好主意!”

输钱,她自然急;输的原因全怪到她的头上,她便不高兴了,扫了一眼茉莉香型,冷笑道:“啊,我不好,博士也不好!那你一定另外找到高手啦?”

“这是什么意思?”

她不想点明,此刻救火要紧!她说:“是博士叫我们买的,就该去问博士!”

他委屈地说:“问了,问过好多次啦,问一次,就补进一次……”

“啊?”她拉起他的胳膊,转身跑出交易大厅,再次把他推进了投币电话亭,“你再给我问!我不信博士会坑我们!”

他顺从地拨通了电话:“博士,我看不懂啦,还在跌!都快跌进十元啦!”

博士沉吟了几秒钟,还是那句话:“再补进!”

他的脑袋一阵晕眩,差一点倒下去:“我的钱都补光啦!”

都茗一把抢过电话听筒:“博士,我们这几年的存款全部投进了,都是我们一家子的血汗钱啊!你说怎么办?……”

“啊?……这股不该跌的嘛!别慌别慌……”博士想了想,“再看看……”

她的手一软,电话听筒差一点落到地上,亏得让曾经海接住了。回到交易大厅。“洪兴股份”好像止跌了,正在慢慢地往上回升。他如释重负。重燃的希望也使她双眼发光,她拿出惯有的教训口气说:“我说嘛,博士到底是博士!我的朋友介绍的,不会错!”曾经海微微点了点头。她看茉莉香型不见了,便说:“我要赶紧回去。有事,你打电话问博士!洋墨水到底不是白喝的。”曾经海又顺从地点了点头。

都茗走了。这几天来一直列在心里的那一道算术题,减号变成了加号,答数也跟着慢慢地向最初投入的那个数字接近。可惜,不到一刻钟,加号又变成了减号,而且减得更快。他前额上刚刚收干的汗水,又涌出来了。九万八,六分之一;九万四,五分之……哎呀,只剩下四分之三了!整个天地都离他远去了,嗡嗡的,只觉得一阵阵无以名状的窒息性的晕眩在他头顶上旋转。他紧闭双眼,强使自己镇静

下来,忽听得旁边有人说了一声:“‘洪兴股份’的庄家,好像在派发!”什么是“派发”?他急忙睁开眼,凑近说话的那人打问。那人回头瞧了他一眼,重新面对液晶屏说:“‘派发’就是拉高了抛售,再拉高,再抛售。庄家手里的筹码多,只能逐步抛售,抛售就要跌,所以股价就像猢猻似的跳上跳下。你仔细看看嘛,像不像?……”

啊,还有这样的花招!曾经海早就听说,入市炒股,就像进了赌场,钱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快。还听说,当年买到认购证发了财的,如今十个有九个都“揩”光了。以后进场的,三分之一输了本;三分之一打个平手,不赚不亏,白贴了时间和精力;只有三分之一是略微赚钱的。想想自己,既没有把内部消息变成成千上万钱财的社会关系,也不懂得这门学问的基础知识,给人瞎糊弄了,给掏光了口供,还不知自己辛辛苦苦积下的血汗钱,是怎么跑进人家口袋里去的!……千钧一发了,不管都茗怎么说,都得当机立断,保住血本要紧!

他立即挤到交易窗口,搬动着好像不属于自己的手脚,买单,填写,手一直发着抖。全部抛出。如果能成交,十二万元本钱,还能保住八万多元!……

他昏昏沉沉地走出了证券公司,四肢发软。天是灰蒙蒙的,地是晃悠悠的。这种痛苦,只能拿那次相爱了三年的姑娘的背离相比,感受到的,是从心里挖走一块肉一般的疼痛,更有悔不当初的无限懊恼!……

怪都茗出了馊主意,还是害怕她的教训?埋怨博士给他乱选股呢,还是责备自己太不安分,像几年前赶着浪头到合资企业去“闯荡”,又走错了一步棋?他说不明白。他怨恨自己为什么一时气恼之间,竟会闯进了这个风急浪高、变幻莫测的黑洞里来,只一天,积攒了多年的血汗钱便给吞没了三分之一,连一丝儿响声都不见!老老实实地遵照父亲的教诲,在机关里做一条“游在海底的好鱼”不是很好吗,尽管窝囊,可那是多么安逸,多么平静,多么惬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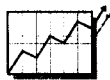


7

上

卷

二、好鱼游于海底



♂

炒股手记
——
散户的悲喜人生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吧，曾经海看过一部叫做《海底世界》的科教电影。那个世界真是精彩极了。大吃小，强凌弱，披起种种伪装，施展能够施展的手段，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你争我斗，不是为了填饱肚腹，妻妾成群，就是为了霸占地盘，划地为王，斗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能给他留下印象的“好鱼”一条也没有。大学毕业，在社会上混了一阵，他终于逐渐明白，海底世界，原来就是他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翻版，在那儿游动着的，就一批教他如何做人、如何端牢饭碗，而且步步走红的活样板。

他从小向往的是“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记者，甚至作家、艺术家等等，他不知道这些行当好在什么地方，引诱他的是“职业”的“自由”，也即所谓个性自由，人格的独立吧。没有料到，考试获得的那一串称为“成绩”的数据，却像根链条，把他锁进了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而且是一所什么榜都排不上的大学。他犟不过命运，为了有一只饭碗，去报到入学了。毕业的时候，“三资”企业正热。据说，到了那种单位，没有人身依附关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它的机制，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的自身价值。于是，他对自由职业的向往死灰复燃了。他没有接受毕业分配去当一名行政干部，却进了一家独资企业。刚进去那阵，的确有一种新气象，但不久，他就发现老板想的只是怎样帮他赚钱，每人每年每月甚至每周的指标都订得死死的，拉客户，搞推销，做广告，无非都是为了博取老板的好感。老板对他们锱铢必较，在外面却养了一只“金丝鸟”。开头还不知这只“金丝鸟”是哪一路子货色，过一段才明白，就是和他一起给招进去、半年不到便失踪了的吉小园！这个小园，是属于叫他一见倾心的姑娘，他曾经向她献过不少殷勤，在咖啡馆、舞厅，出双入对。

一起来到这单位,她颇受老板器重,以致使他敏感地察觉到老板对她特别照顾的后面,有一种危险,酸溜溜地正想提醒她如何保护自己,她却突然不辞而别,“跳槽”走了!想不到,这一跳,真跳到了老板的怀里去了。他的人格尊严活似遭受了残酷的凌辱,对人生,对所谓的人格价值,他仿佛大彻大悟了。那天,老板为客户的一点小事挑剔了他一点,他当即当众大吼大嚷了一阵。说操那,眉眼做给你们这些“瘪三”看,不如做给那些官老爷看!说完便扬长而去,说不清是他炒了老板,还是老板炒了他。在家闲居了一阵,凭着那份行政管理专业的文凭,凭着朋友的推荐,进了国家机关,做环保干部。

他饱蘸朝阳一般的生命,画了一个圆圈,从起点,重新回到了起点。

老爸曾宏发见惟一的儿子到那种境外老板当家的企业去,内心深处是颇不以为然的,既算不上白领,也出不了国,无非是私营老板的一名雇工,有什么好?很想站出来阻拦,转念想到这小子从小脾气犟,贸然拦到面前去指手画脚,无非各执一端,惹得脸红耳赤,逼得儿子将来碰了壁还死要面子活受罪,不是害了他一世吗?与其这样,不如让他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碰几个洋钉子,那才叫响鼓不用重槌。如今果然浪子回头了,该是水到渠成,轮到父亲来点拨了。于是,就在他去报到前夕,特意叫他母亲炒了几个菜,备了一瓶花雕,以父子对饮的形式,向他灌输进入社会以后的为人处世之道。

两杯下肚,父亲的脸颊给酒精燃烧得像一片彩霞,他郑重其事地问儿子:“你知道吗,这几年,我对你憋了一肚子话?”

曾经海摇摇头。

父亲说:“你呀,脾气太倔。真的,从小就这样,也不晓得像谁,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只给自己选定一条路走,不碰几个钉子不回头,劝也没用,叫人弄不明白到底是脾气倔,还是过分的自尊。我说得对不对?”

曾经海点了点头。

一个好开端。父亲高兴地举起酒杯来扬了扬:“来,我们爷俩干了这一杯,先祝贺你前程无限!”

曾经海机械地扬了扬杯子,应付一般地跟着喝干了。

“不说你这脾气到底是好是坏,”曾宏发放低了声音,“我想说的是,进了社会,尤其是到行政机关,就像红军走进沼泽地,随时都有可能陷进烂泥潭里,遭受没顶之灾。这道理,我想你也应该捉摸到了一些。不过,说真的,只有这几年,你还没真正体会到这片烂泥潭到底有多深……不过,别怕,我这一辈子虽说不上成功,但对这块沼泽地也算摸透了,知道应该怎么应付,摸得准平坦的路铺在哪儿。”

儿子微微一笑。

当父亲的很敏感:“怎么啦?你听我说过了吧?”

曾经海本想点头,可马上又摇了摇头。他想,今天情况特别,不该扫父亲的兴,说





10

不定老爸借助酒力,会说出一点新的见解来,让我受用无穷。于是他装作很有兴致的样子说:“没有没有,你说你说!”

父亲兴致来了,说:“这条路,就是两个字:乖巧。”

曾经海忍不住又要笑了:老爸今天炒的还是这一碗冷饭。这一套为人处世之道,当今马路上的小瘪三都是懂的,无非是如何在权势面前耍花巧,如何讨领导的欢喜。比如在单位里,盘踞在你头顶的所有领导,小组长、室主任、科长、处长、局长,或者经理、总经理,包括这些长、这些经理的助理、秘书、老婆儿子,都是你的衣食父母,你抬手动脚,都要学会看他们的脸色,他们说今天冷,哪管满头冒汗,你也得马上生炉子;他们说天气热,你哪怕穿着老棉袄,也该赶紧送扇子!……如此这般,一开头就要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也就是说,刚刚报到的这三年里,你就当去做去做三年小媳妇,有一个二十四小时都用严厉目光盯着你的恶婆婆!特别要学会忍,还要学会熬,手脚勤快一点,嘴巴甜一点,对人谦让一点,碰到好处吃亏一点,说话声气小一点,走路脚步轻一点……反正,开头的好印象,就像往银行里存钱,零存整取,给你的回报必定会比普通利息高出十倍二十倍,足够你享用几辈子!提升,加薪,分房子,出国考察,都会优先考虑到你,那才算没有白活一世呢,为了这,你应该对自己委屈一点……说真的,对这一套,谁都反感,谁都鄙视,当众嘲笑它,可背地里,谁都想成为这方面的行家,悄悄地琢磨着,既达到目的,可又不让人知道在耍这种手腕,以免丢失身份。过去虽然没有点明,但从骨子里说,曾经海就是为了这,才不愿到这些单位里去的;到了那个独资企业里,也是因为比料想的还难以忍受,才逼他回来端这只饭碗的!唉,看得都引不起激动了,老爸居然还要当做金玉良言来馈赠,真是!……

为了不让大不恭的神态流露出来,曾经海拼命往嘴里塞着菜。

“你在听吗?啊?”父亲发现儿子心不在焉,忍不住停下来,盯着他看了一阵,不无失望地说:“好吧,千句并做一句说,宁要好,大做小。好鱼游于海底!懂不懂?啊?”

这一句倒让曾经海耳目一新,他停住了咀嚼,抬起了头。他想到了《海底世界》。原来,老头子这一盆冷炒饭里,还真有值得品味的东西!当年我太不懂事,只看热闹,没有看门道,丝毫没有体会到这部科教片编导的良苦用心!

父亲见儿子认真起来,便加重了语气,而且希望当母亲的也来开导开导儿子,于是说道:“这些生活经验,是我跟你妈活了一辈子积累起来的!对不对啊,老太婆?”

老伴正在闷头吃着昨晚剩下的小半碗肉丝炒茭白,见丈夫问她,却不开口,只是习惯性地朝父亲右侧那个空位子看了一眼。

那是一个长期虚位以待的座位。曾经海的姐姐还没有出嫁,他奶奶还在世的时候,就做出规矩:这个位子,家里的人是不能随便坐的。据说这是“上座”,是专

留给贵客的。他奶奶说,每年元宵、清明、冬至、除夕斋祖宗的时候,曾家最老的祖宗就是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平时这个位子则虚位期待着贵客上门来。这位贵客是什么模样呢?他奶奶说她看见过,他母亲也说看见过,不过两人所见的不同,他奶奶见的那个头戴礼帽,穿长袍马褂;他母亲见到的那一个,穿的似乎是中山装,也似乎是西装。她们所见的不是同一个贵客,可都是一瞬间的事。曾经海,包括他姐姐曾经霖,长到这么大,都只有听他们说的份儿,连“一瞬间”也没有“看到”过。只记得,父亲厂里的支部书记来,就是坐在这把交椅上的;他母亲公司里的工会主席,也是坐这把交椅的;父母退休以后里委会主任上门来,也是坐这里的。至于宴请客人,客人不光临的话,那绝对是让它空着的。要是曾经海或者曾家的小辈,如外甥他们问起,听到的回答都是这样的:“会来的,一定会来的!”这一刻,跟着这一眼,他母亲只是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一家都指望着你了。”

确实和以往不一样,从母亲口里吐出的这一句老掉牙的话,让曾经海的心弦,破例地一阵紧。他明白,从此以后,他真的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任着性子干了,不能不忍辱负重,实践自己和同龄人正公开鄙视着、嘲笑着,却悄悄在模仿着的那一套了,也就是说,从此他要改一改“不晓得是谁”给他的那股子犟脾气,乖乖巧巧、圆圆滑滑的,成为当众嘲弄、暗地里却在身体力行的“两面人”了!

曾经海想象不出游在海底的那一类“好鱼”是什么模样,但他已经能够猜度得到,而且身上感觉到了沉重,就像承载着千万吨重量的海水那样。

他很想再去看看《海底世界》。

《海底世界》没有重温,他却连着做了几个晚上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条连游动都十分艰难的鱼,大鳍小鳍,都给黏稠的胶水粘住了似的,划不动;那张永远空着等待贵客光临的空椅子,却像一片羽毛在他的头顶上飘舞,那样轻,那样难以捉摸。醒过来了,怎么回忆,也没有弄明白那位贵客,不管是戴礼帽、穿马褂的,还是中山装什么的,是不是光临了。

他就怀着这种沉重感,走上了新岗位。

“好鱼游于海底!”每见一位领导,每接触一位同事,每接受一份差使,他立刻想到这句警言,同时以一种竞争的本能,多长了一个心眼,观察左邻右舍的同事是不是也在这样做,是否会成为自己的对手,自己怎样制伏这些对手。

他的目光很快给一个叫“扁头阿棒”的同龄人胶住了。

这个“扁头阿棒”,姓边,名奉荣,“扁头阿棒”是他的外号。此人脑袋扁平,双耳招风,头颈细长,真可谓其貌不扬,不显山露水的,与曾经海一起进的“山门”,只是不多久此君的口碑,却大大地超过了曾经海,据说有可能提升他当办公室主任助理。曾经海有点沉不住气了,心想,你“扁头阿棒”算什么呢?看看那德性:每逢学习重要文件,总是紧接着领导表态发言,都是坚决支持,积极贯彻;领导的值班表好



11

上

卷



12

炒股手记
——
散户的悲喜人生

像就贴在阿棒的心口上,领导值班那一天,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单位里,不光打扫自己的办公室,连左邻右舍的门前都打扫到了。如果几个人在一起谈天,领导又不在场,旁人难免肆无忌惮地该笑就笑,该咒就咒,该嘲就嘲,该骂就骂,只有这个阿棒,人家笑的时候也跟着笑,人家咒的时候就跟着摇头,摇得像是一阵无以言传的叹息,叹世道的不公,也像对当事者的不以为然,就是不开口,而且始终不开口,旁人自然也不注意有他在场。最神的是他那双眼睛,忙着在周围的人们眉眼上轮番打转,其速度之快,超出常人能力之上,据说,在一二十名高朋的座上,一秒钟之内,他能够在所有人的眉眼上滚动一次。仿佛他的欢乐,他的叹息,就是周围人的情绪在他脸上的综合反应,完全将自己真实的态度掩盖起来。要是非要开口的时候,阿棒一定能够使所有人皆大欢喜,当家人满意,旁人也舒服。领导找他办事,他总是连声是是是,每一声“是”里所包含的谦恭,都好像弯了一次腰,鞠了一个躬。

按照父亲的教导,曾经海真的打算痛改前非了。他要诚挚而谦卑地在暗地里把这个阿棒作为老师,学到长处,然后击败他,攫取助理之类的职位。曾经海真不愧是有备而来的,活得真像一条游在深水底下的鱼,比谁都小心谦让,见谁都恭敬,尤其是一双手脚,阿棒在他跟前,简直变成了懒汉。每逢节假日单位值班,只要谁开口请他代替一回,他总是有求必应的,久而久之,都变成值班专业户了;要是碰到集体活动,人家围着搓麻将或打扑克,对此并无多大兴趣的他,总是站在一边观战,或者看看电视之类的,于是自然成了听差。这个喊一声:“小曾,给我去买一包香烟。”那个差他:“经海,我们肚子饿啦,有什么吃的吗?”于是,他不是出外采购,就是下厨去烧点心,并且一一送到他们手上。如果垫上自己的钱,而对方给忘了,也算了。有时候,只要谁说一句:嗨,这时候有一瓶冰镇啤酒该多惬意!如果是“扁头阿棒”,这种时候找个借口推卸还来不及呢,可是只要他曾经海在场,不出一刻钟,冰镇啤酒便会在大伙面前咝咝地冒气泡了。他自然成了无可争议的“大好人”。可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精神没有真正领会,还是《海底世界》没有重新看一遍,作一番透彻的研究,曾经海不觉间解除了对人的戒备,见大家嬉笑怒骂得很开心的时候,居然不知不觉间凑上几句,跟大伙一起嘲弄这个世道,用词往往比谁都尖刻,直到发现“扁头阿棒”只笑不说,才突然明白自己已经“失分”了。他急忙改口,以挽回影响,可是,到了另一个场合,难免又会被旁人那种肆无忌惮的调侃、挖苦、指摘的气氛卷裹着走,而且,好几次因为言辞色彩的强烈,使他从附和者变成了主要角色,直到再次发现“扁头阿棒”只笑不说的当口,才赶紧说上几句补救性的话。可惜,这时候,无论是立意还是感情色彩,总是远远不如先前嘲弄、挖苦那般强烈、生动而又深刻了。于是乎曾经海有了名气,成了机关中最坦诚、最无矫饰、情绪也最激烈的一个“冲头”。

开头他还不知道自己“失”掉的“分”有多少,直到听见“扁头阿棒”“领了先”,才发现有悖于父辈的期望了。他依然想采取挽救的措施,可惜一时间又找不到有